

风格素描

STYLE PAINTING

F E N G G E S U M I A O

—— 黄志华素描集



广西美术出版社

世
間
心
行

黄志华，一九五六年生于广西平乐，祖籍广西贺县客家氏族。广西桂林地区教育学院美术系七七届毕业生，留校任教并赴天津美术学院油画系深造。现为广西美术家协会会员、广西桂林地区教育学院美术系讲师，担任素描、色彩、油画等教学科目。著有《素描与心理》、《论素描的线与明暗》等教学论文并刊载。一九九七在桂林举办个人素描作品展。



素描札谈

——一封致友人的信

亦铭兄：

近好！来信拜阅，欣甚幸甚，蒙兄费心并看重，你于信中对我的素描诸作详加评述且多有奖掖，谨此多谢嘉勉。我当继续努力，精研画艺，以不负兄期许，亦无愧于己也。

你嘱我就自己之感状谈谈素描，这倒使我有些踌躇，因我一则不善笔道，纵有诸多心得，一旦付诸文字恐难免杂乱无序，表不及里。其次画画本应让作品说话，于画者来说是难以言表，对观者而论则见仁见智，文字语言表达不当反会画蛇添足，无奈兄之厚望使我实难推辞，“恭敬不如从命”，试努力而为之罢。

向来画界里素描不似国油版雕门类热乎，除了院校师生因教学之故画些之外，社会上恐不会有人太热衷此道。仅以各级美展为例，各门画种一应俱全，唯独素描一门，主办者参展者均少有问津。而我之所以仍乐此不疲，首先在于画素描的意趣，试想一下：当你悠然自得地拿着铅笔从容画去，笔与你合成一体，在你手下出现如此意料之中或意料之外的效果时，还有什么能比这感觉更美妙的呢？你所看到的我的素描，大多便出自这样的享乐式心境。

不知你是否也觉得，现时一般人对素描的注视，多着眼在素描的造型基础训练。这本无可厚非，但若仅局限于此，我觉得有些委曲了素描，因为素描除了基础训练之用外，更具其特有的魅力和品味，我现在画素描更着意于它的艺术表现性，也就是通俗所指的素描“味道”，不夸大地说，你可以在素描中窥探到几乎所有的艺术真谛——如果你能真正感悟和把握它的话。

你说我的素描给你感受颇深之一便是与众不同，似有“风格”可言，过奖过奖！我不敢妄称自己的画作已具风格，因为一种风格的形成非经日积月累和千锤百炼不可，但若换一句话，倒也可坦然自说：我笔下的素描是我之心手的自然流淌，亦是我内在质素的外观映现。

记得美国哲学家惠特曼说：“当一个人神态在最清明的时候，他有一种意识，一种独立的思想，解脱一切而高升起来，像星辰那么地沉静永恒不灭”每想起惠特曼这段话，于我心底便油然升起一股强烈的共鸣，喧嚣浮躁每使我心虚气短，沉静坦然倒让我自觉分外地强大。东方禅宗之“明心见性”、“澈悟心源”，在我看来与惠特曼的思想实乃异曲同工之说：我每每觉得，独立的人格和独立的思维于一个艺术家是何等的首要。在他个人的天地里，他应是自己的主宰，他不是合唱队员，他

不应受到任何规章的束缚。自己的手制定规则的最高权力，他刀刻入造成他们的视觉，上帝就在他心中，只有在此前提下，艺术家的观念、形式、乃至风格才有真正产生的可能和存在的价值。

你谈到我对素描题材的不经意。确乎如此，无论是罗丹的雕塑抑或画报的人头，不管是身边的杂物还是画室的模具，对我来说都俯拾即是，信手拈来。其实这表面的不经意或许倒是骨子里的经意呢？因为我只选择最能激起自己兴趣的题材，在我看来，题材无非是供我素描的媒介，但这须是一种能最大限度释放自己素描潜能的媒介。我愈发认为“怎么画”比“画什么”远为重要，我无意用“素描”去画“对象”，我只想借“对象”来画“素描”。

我们一般所学的当然是西式的素描，但你却说在我的素描中看到相当的中国书画的内蕴，你甚至问我是否常习国画书法。我有点佩服你的眼力，但要告诉你我几乎从未操练过中国书画，说来也怪，尽管我学的是油画，画的是素描，但一些高品位的国画书法却每令我为之关注并因此受益非浅。我闲时还练太极，在人们一般用来健身的这种运动中，我觉得能感悟到许多东方文化的启迪。如此触类旁通的实践，东西方文化的交流，无不给我的素描以良性的影响，我在动手的同时亦增长着自己的眼光。我觉得中西绘画的很多原理其实息息相通。单以素描的形体造型而论，一般人多只关注“塑”的手段，高手则会在造型中体悟到“写”的意识，在我看来，素描造型既应有“塑”，更应有“写”，“塑”而不滞，“写”而不空，“塑”中有“写”，“写”中寓“塑”，惟此方为素描的上乘，贡布里希在他的《艺术与幻觉》里告诉我们：“所有美好的绘画都是非常轻而易举，非常随便地画出来的，但是却具有绝妙的技巧”不是吗？当你觉得素描画得轻松容易流畅愉悦时，你笔下画出的一定是佳品，若你觉得画素描痛苦费劲枯燥乏味时，你的作品就一定蹩脚了。

你对我的一些素描头像中的未完成效果颇有兴趣，并问我此属有意或无意，我无法说清。或许有意，或许无意，我只想无拘无束，随意而为。我画这些素描不仅极少用橡皮，甚至几乎轮廓也不打，听凭兴致，信手画去，下笔取形，笔到形具，兴起则笔行，兴尽则笔止，既非始，亦非终，既是始，亦是终。作画过程中，客观细节在我眼中已不太具自然属性，我把其看成一个个平面符号，我捕捉并运用这些符号来构筑纸上的每一方寸天

地。此时，人像的眼睛或不再仅是生理的器官，自然的明暗亦非只是物理的光线，我只注意由此产生于画面的黑白交织，虚实相生、阴阳转换和节奏变化。这些视觉上的美感先深深吸引了我，我借上帝之手将其演绎于纸上，并冀求以此打动所有欣赏它们的眼睛。

你信中坦率地提到了写实素描中写意性的尺度问题。我即刻明白你是在指我近期某此写意性较强的即兴小品素描了。这些兴趣所至便随手撕些边角小纸一气呵成的素描，对人像造型的外在“准确与逼真”已很不在意，或许你担心会有些离谱了。我喜欢你的坦率，也理解你其实是对有些观者的担心。但我还是觉得，假若一幅素描能以它生动娴熟的笔法、跌宕起伏的节奏、蜿蜒有致的韵律以及难以言喻的精妙让你得以细细玩味时，你何必还太在意它是否“准确”、是否“逼真”呢？

或许因我的职业缘故，你最后仍免不了要问我的素描教学。这又是个难以言尽的话题。执教多年，感触颇多，最深的体会便是教书这行当得千万谨慎，一不小心便会误人子弟。其实话又说回来，学校师资设备固然重要，但最重要莫过于学生本身凭自己的资质秉赋去领会和感悟艺术。一个艺术教师，能教给学生应有的基本知识，能在学生的学业进程中给予及时而必要的点拨帮助

就已很不错，不应奢求太多，况且艺术中许多东西本只可意会无法言传，故此我们只要凭良知尽本份，满可以说得过去。无奈我生性不甘常庸，如自己画画一般，教学上同样不肯“人云亦云”，是故教学方法上常有一些出其不意的念头和举措，当然其本意还是想尽可能让教学更具建设性的效果。至于其中的成败得失，这只是冷暖自知之事，不必太去在意。本来人生不也如此？你说生活该求什么目的呢？也许谁也说不清，其实我看生活的目的最后还是生活的过程本身。以此想开去，我们就不用太计较教学上的得失毁誉而只求尽心尽力便好。

林林总总，随便写来，不觉间又费纸数张，当下时间越过越快，地球则越显越小。古时魏晋风度的士人清谈，已几成理想王国中的奢侈之事，即便朋友之间的闲聊，亦因各自为阵，忙碌而日见稀少，其实艺术的长进颇需此等清谈闲谈，奈何往日不再。今日之谈，既非清谈，亦非闲谈，思兴所至，付诸便笺，姑讯称为“札谈”可也。

即颂
大安！

黄志华
戊寅初夏于桂林



爱达荷州的老妇 79cm × 55cm 1989年 炭笔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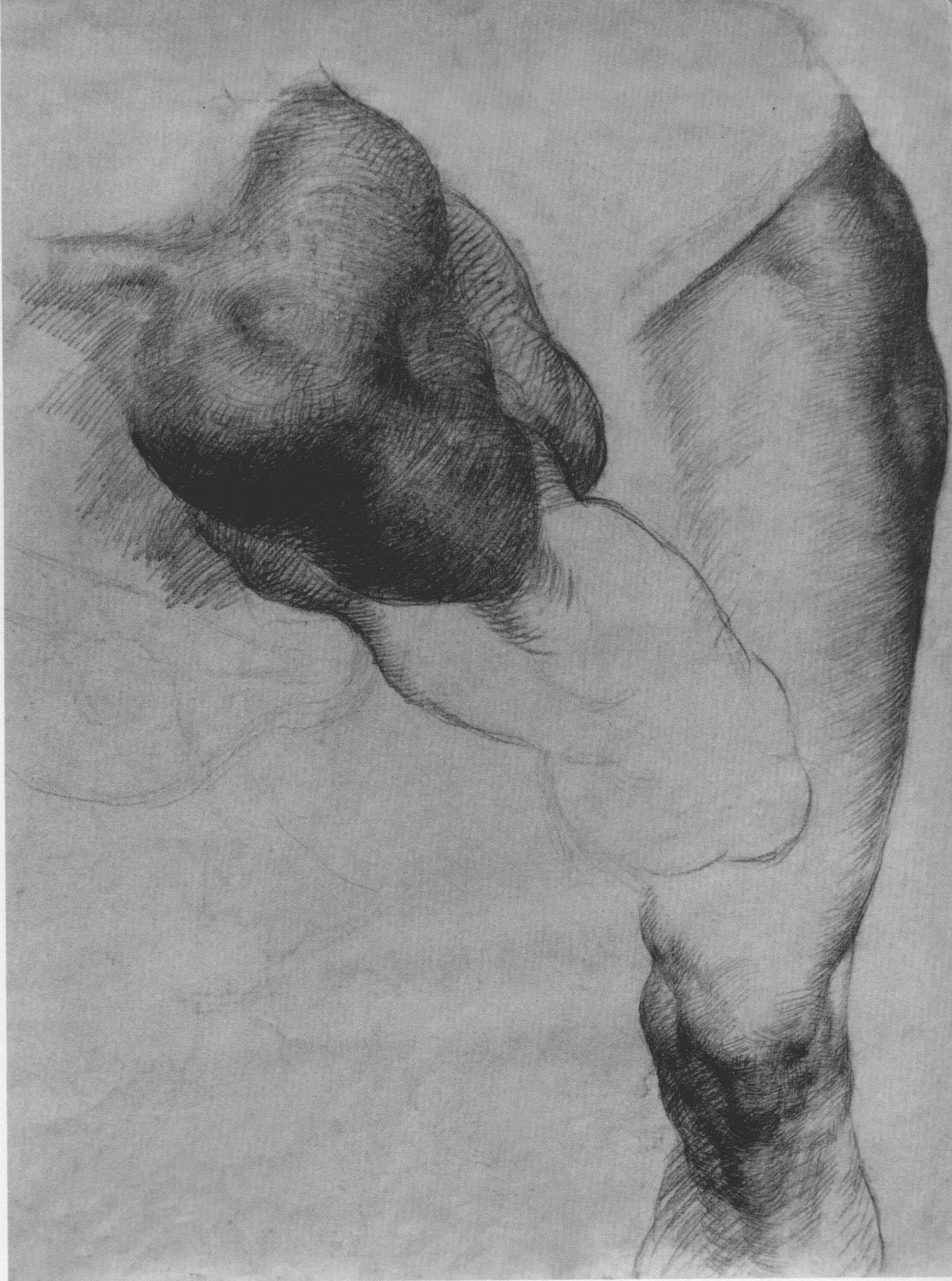
受伤的阿格利巴 67cm × 50cm 1989年 炭笔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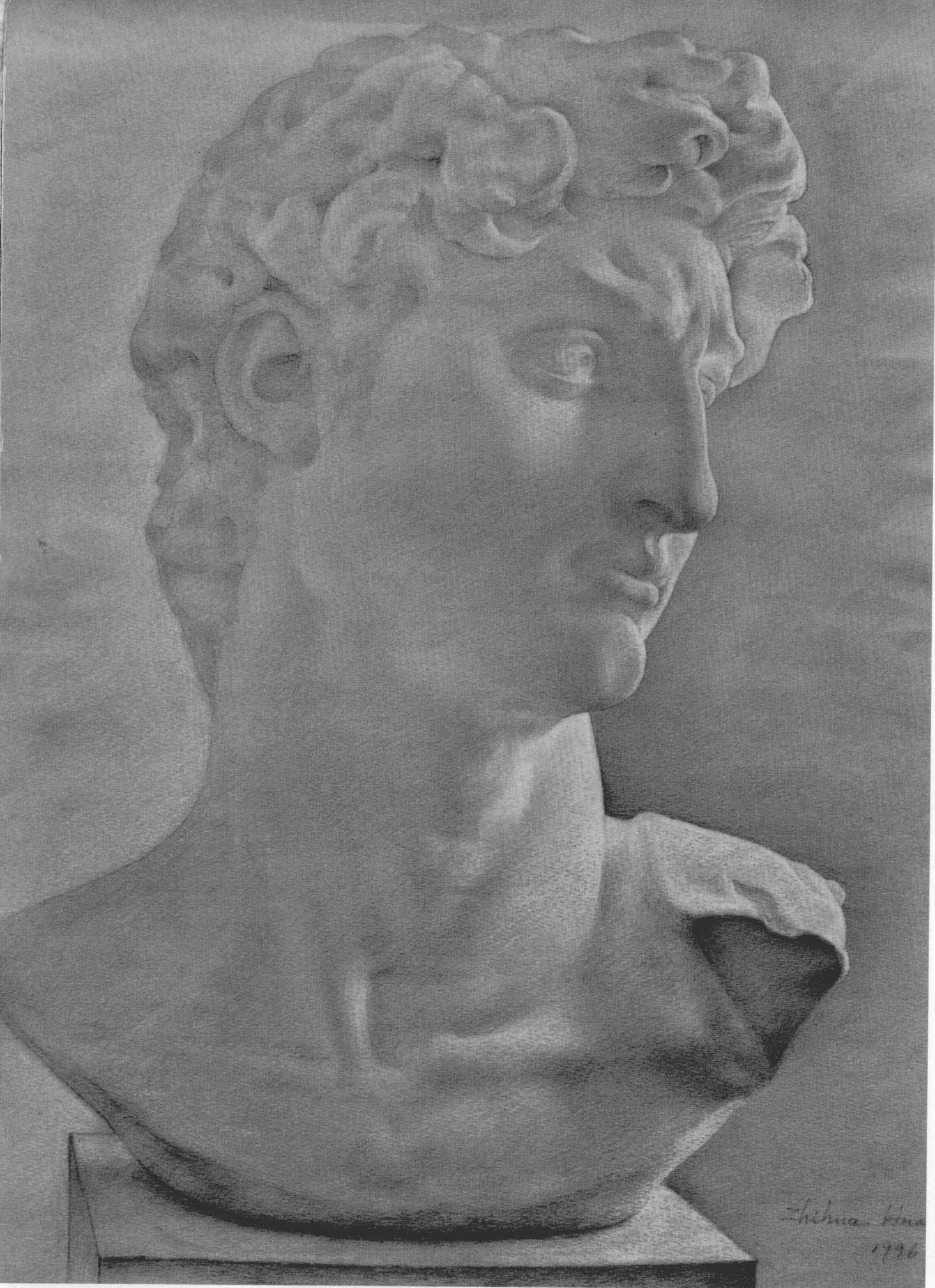
戴花冠的姑娘 75cm × 55cm 1988年 红铅笔



折皱的纸 62cm × 49cm 1989年 炭笔



《挣扎的奴隶》局部习作 63cm × 48cm 1988年 铅笔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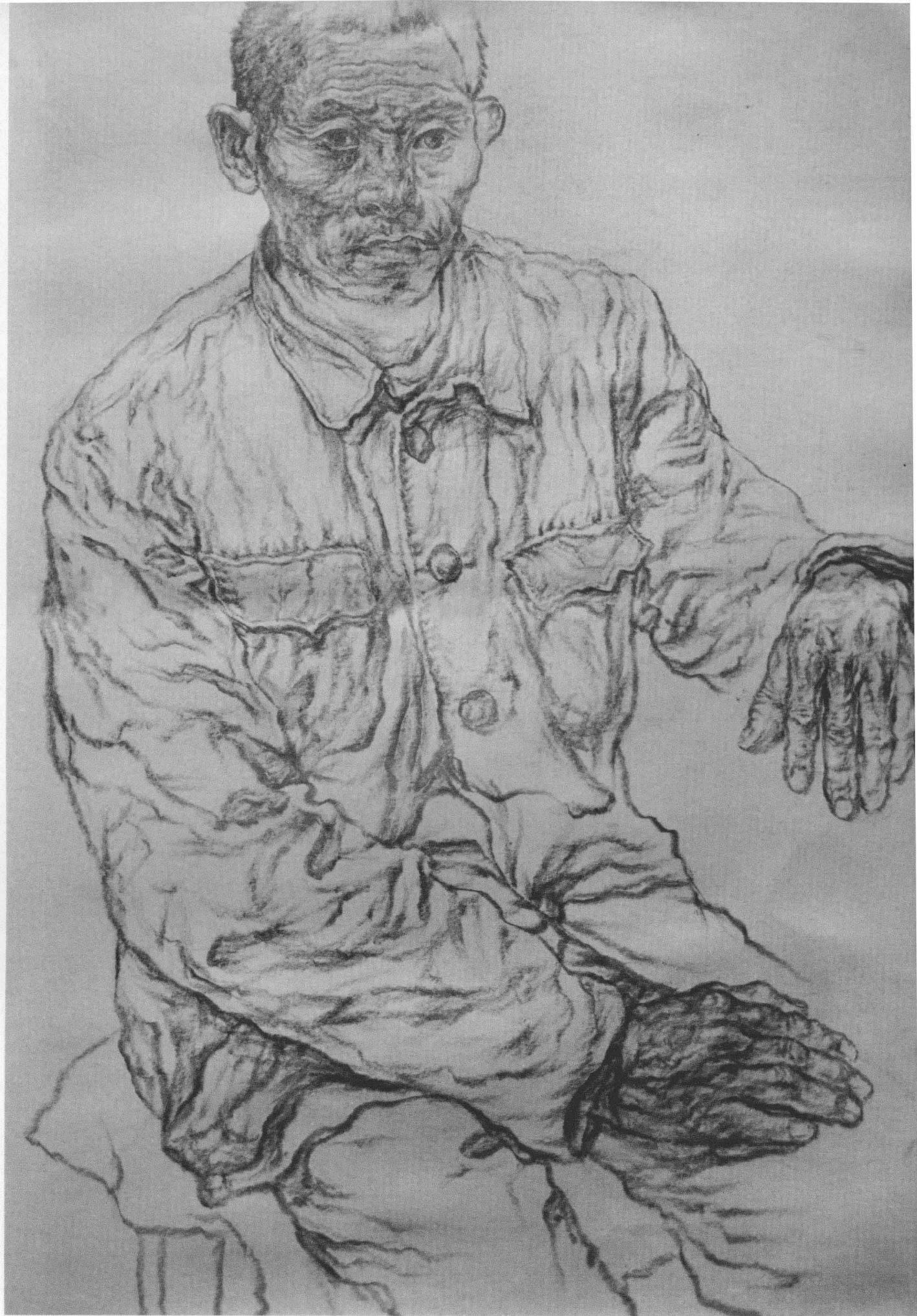
侧逆光的大卫 59cm × 46cm 1996年 灰纸、铅笔、白粉笔



摩西 52cm × 35cm 1996年 灰纸、铅笔、白油画棒



抽烟的老农 52cm × 38cm 1997年 铅笔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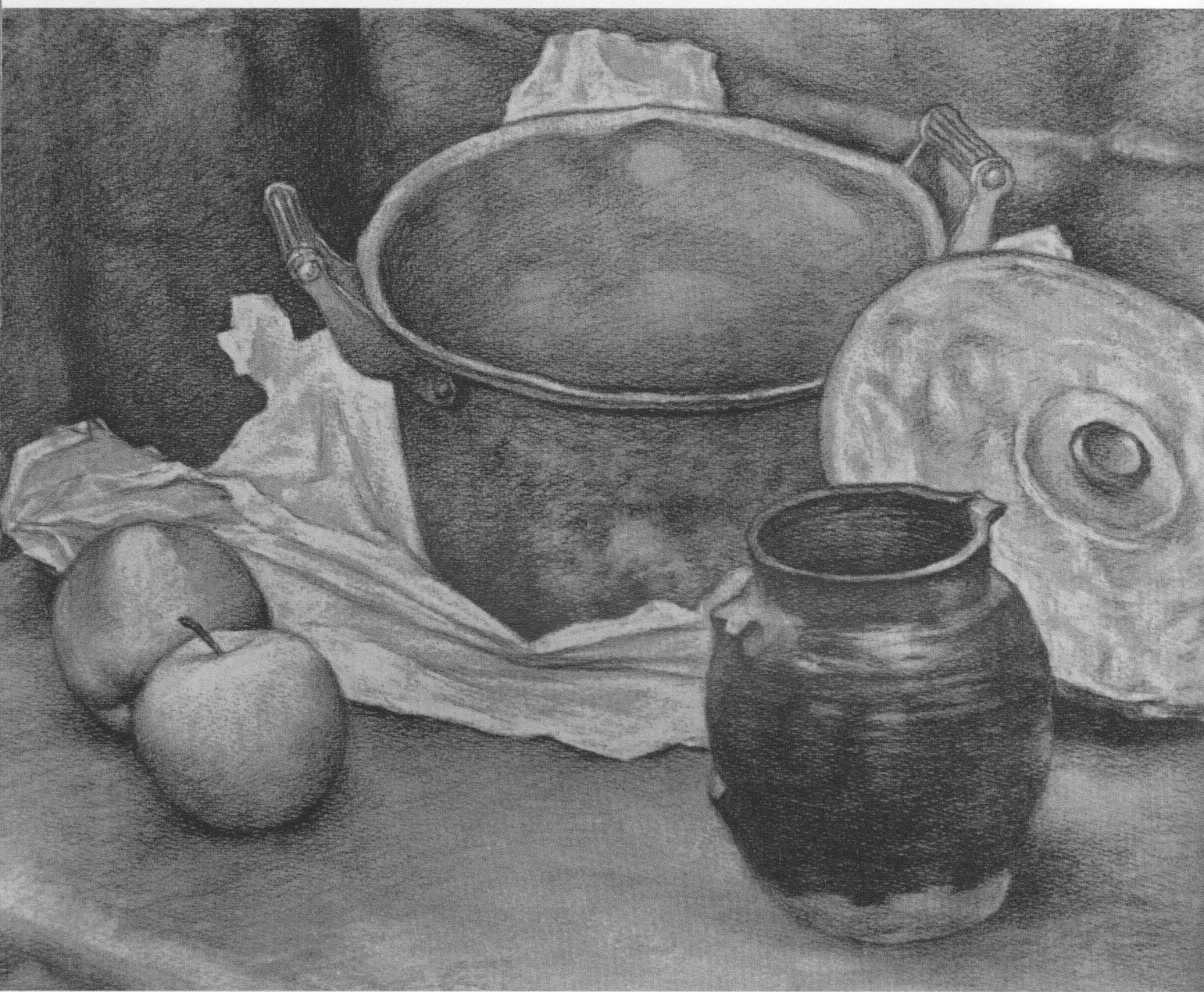
男人肖像 75cm × 53cm 1997年 铅笔



女子肖像 79cm × 54cm 1997年 铅笔、白粉笔、灰纸



小青年 79cm × 54cm 1997年 铅笔、白粉笔、灰纸



灰纸静物 55cm × 40cm 1997年 铅笔、白粉笔、灰纸

赫拉克利斯 76cm × 53cm 1998年 铅笔

